

談龍集

下冊

談龍集

下冊

古序

一九四四、四、二六

關於『市本』

語絲五十三期印出後，我看小五哥的故事的案語裏『市本』二字誤作『布本』，因此想到關於『市本』想略加申說。

案語裏的『市本』係用作 *Chapbook* 一字的譯語，但市本這個名稱在故鄉是『古已有之』的。越中閨秀，識得些字而沒有看列女傳的力量或興趣者，大都以讀市本爲消遣；天雨花，再生緣，義妖傳之類均是。有喜慶的時候，古風的人家常招贅女來『話市』，大抵是二女一男，彈琵琶洋琴，唱雙珠鳳等故事。照鄉間讀音稱作 *Woozyt*，所以我寫作『話市』，那些故事原本稱作『市本』，但是這實在都是彈詞，

所以或者應作『詞本』，而話市也應作『訛詞』，或更爲合理也未可知。

Chapbook 一語據說義云小販所賣的。譯作市本，字面尙可牽就，但實際上與中國的很不相同。他有韻文散文兩種，內容上有歷史傳說故事笑話種種。而以含有滑稽分子者爲最多。我所見的十八世紀散文市本集，一八八九年編印，凡一冊，內計二十五種，舉其有名的幾種於後，可以想見其大略。

- 一，殺巨人的甲克 (Jack the Giantkiller)
- 二，惠丁頓與其貓 (Whittington and his cat)
- 三，藍胡子 (The Blue Beard)
- 四，洛賓荷德 (Robin Hood)
- 五，浮斯德博士 (Dr. Faustus)

六，培根長老（Friar Bacon）

滑稽的一類，除『王與皮匠』等有結構的故事外，有些集合而成的東西，如徐文長，或呆女婿的故事者，有這幾種可爲代表。

七，脚夫湯姆朗（Tom Long the Garrier）

八，戈丹的聰明人（Wise men of Gotham）

九，傻西門的災難（Simple Simon's Misfortunes）

這些故事的題目大抵很長，頗有古風，也頗有趣味，如第九的全題乃是『傻西門的災難以及他的妻瑪格利的凶惡這是從結婚後的第二天清早起頭的』，喔，喔，這個題目就值一個本尼，不要說裏邊的故事了。不過，這真是平民的文學，即使是在紳士的英國，平民的趣味總是粗俗，壯健一點，所以裏邊儘多達礙字樣，是涉及犯禁的圈子內的，至於教人爲非（照法律上是怎麼說的呀？）如徐文長者更是很多，

而政府也並不禁止，仍讓人將二十五篇編印一本，定價三先令出賣。嗚呼，禮教振興，殆終不能不推我們的華土了罷。市本中有一篇，係問答體，其名如下：

十，『從壳克來的，衣服扣在背後的，愛爾蘭人的妙語，係是英國湯姆與愛爾蘭諦格二人的雅談，附有諦格的教理問答，以及爲山上水手時的告幫啓。』今將該啓譯出以見一斑，好在這個小週刊並不是專供歇私的里性的太太小姐們看的，講話不謹慎一點，或者還不大要緊，但是倘若譯得不能恰好，那麼『恕我刪去』二三十個字也是說不定的，大家千萬原諒，因爲這也是執筆政者之威權呀。

告幫啟

『諸位仁人君子，請看我這個人，從一個奇異的世界，滿是

苦難的地獄裏經過了來的，受過許多海上的，陸上的危險，現在却還活著；你看我的手，彎曲的像雞爪一樣了，你只想一想我的那些苦辛與憂患，就知道這是沒有什麼奇怪了。喔，喔，喔，諸位仁人君子。我當初也是一個像樣的人，有許多金，銀，衣服，許多黃油，啤酒，牛肉，以及餅乾。現在我什麼都沒有了：因為被土耳其人所擄，爲西班牙人所放，在及布拉太守城六十六天，一點東西都沒得喫，除了海上漂來的雜物及生的淡菜；乘船出發以後，擱淺在蠻邦海岸，落在凶惡的非洲回回的手中，我們於是被捕，被縛，用了繩，索，馬鎖，牛練。隨後他們割，閹，把桅杆和彈丸去個淨盡；你伸進手去摸一摸看，同坤造一樣地光，在那叔骨旁邊，除了那天然的以外什麼也不見的。後來我們逃出走到亞拉伯的荒野大沙漠，我們和野驢一同生活，喫風，沙，和沒

有汁的菱角過日子。以後我們坐在一間破屋子裏開始飄洋，在雲的上頭和下頭亂滾，被那猛風，粗風，靜風，逆風吹著，通過許多大小樹林，一直到末了擱淺在沙利伯里平原，撞在一棵白菜根上把屋船碰得粉碎。現在我請求你們，諸位仁人君子，以仁濟爲懷，布施給我一百方牛肉，一百塊黃油，以及乾酪，一箱餅乾，一大桶啤酒，一小桶甜酒，一桶蒲陶酒，一塊金子，一片銀子，幾枚一分或半分的銅元，一瓶牛乳，一雙舊褲子，襪，或皮鞋，或者一服旱烟也好。』

譯完之後，歎了一口氣，覺得安心不少，因爲看起來還不十分遠礙，而且又想到北京有些公開的圖像，也都是閹割過的，大家看了絕不以爲奇，（從前改造上的表紙圖案却引起不少非議，）那麼這告幫

啓裏的話自然也很平常，而或者還有點官學的（*academical*）正派氣味呢。

這篇東西寫了的第二天，萬羽君來談，說及故鄉的周敦夫的『平調』，潘秀女的『花調』等，便記起那些警女大都聚居城內的馬梧橋一帶，招牌上寫著『三品詞調』四字，因此覺得『話詞』一語必須這樣寫，而天雨花等的總名也當作『詞本』。上文云『市本』的名稱古已有之，理當撤消，但這兩個字留作 *Chaphook* 的譯語，似乎也還可以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追記一節。

談『目連戲』

吾鄉有一種民衆戲劇，名『目連戲』，舊稱曰『目連救母』。每到夏天，城坊鄉村釀資演戲，以敬鬼神，禳災厲，併以自娛樂。所演之戲有徽班，亂彈高調等本地班；有『大戲』，有目連戲。末後一種爲純民衆的，所演只有一齣戲，即『目連救母』，所用言語係道地土話，所著服裝皆極簡陋陳舊，故俗稱衣冠不整爲『目連行頭』；演戲的人皆非職業的優伶，大抵係水村的農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轎夫之流混雜其中，臨時組織成班，到了秋風起時，便即解散，各做自己的事去了。

十六弟子之一的大目犍連在民間通稱云富羅蔔，據翻譯名義集目犍連，『淨名疏云，文殊問經翻『萊茯根』，父母好食，以標子名。』可見鄉下人的話也有典據，不可輕侮。富羅蔔的母親說是姓劉，所以稱作『劉氏』。劉氏不信佛法，用狗肉餛首齋僧，死時被五管鐵叉擒去，落了地獄，後來經目連用盡法力，纔把她救出來，這本戲也就完結。計自傍晚做起，直到次日天明，雖然夏夜很短，也有八九小時，所做的便是這一件事；除首尾以外，其中十分七八，却是演一場場的滑稽事情，算是目連一路的所見，看衆所最感興趣者恐怕也是這一部分。鄉間的人常喜講『舛辭』(俗云 *chance*) 及『冷語』(*chances*)，可以說是『目連趣味』的餘流。

這些場面中有名的，有『背瘋婦』，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別著一老人頭，飾爲老翁背其病媳而行。有『泥水作打牆』，瓦匠終於把

自己封進牆裏去。有『□□挑水』，訴說道，

『當初說好的是十六文一擔，後來不知怎樣一弄，變成了一文十六擔』。所以挑了一天只有三文錢的工資。有『張蠻打爹』，張蠻的爹被打，對衆說道，

『從前我們打爹的時候，爹逃了就算了。現在呢，爹逃了還是追著要打！』這正是常見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兩句話的最妙的通俗解釋。又有人走進富室廳堂裏，見所掛堂幅高聲念道，

『太陽出起紅潮潮，

新婦潯浴公來張。

公公唉，甯來張：

婆婆也有哼，

(Thaayang tschichir wungbarngbang,

Hsingvur huuyoh kong letzang;

"Kongkong yhe, forng letzang;

Borbo yar yur hang!')

唔，「唐伯虎題」！高雅，高雅！』

這些滑稽當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壯健的，與士流之扭捏的不同，這可以說是民衆的滑稽趣味的特色。我們如從頭至尾的看目連戲一遍，可以了解不少的民間趣味和思想，這雖然是原始的爲多，但實在是國民性的一斑，在我們的趣味思想上并不是絕無關係，所以我們知道一點也很有益處。

還有一層，在我所知道的範圍以內，這是中國現存的唯一的宗教劇。因爲目連戲的使人喜看的地方雖是其中的許多滑稽的場面，全本的目的却顯然是在表揚佛法，仔細想起來說是水陸道場或道士的『煉

度』的一種戲劇化也不爲過。我們不知道在印度有無這種戲劇的宗教儀式，或者是在中國發生的國貨，也未可知，總之不愧爲宗教劇之一樣，是很可注意的。滑稽分子的喧賓奪主，原是自然的趨勢，正如外國間劇（Interlude）狂言（Kyogen）的發生一樣，也如僧道作法事時之唱生旦小戲同一情形罷。

可惜我十四歲時離開故鄉，最近看見目連戲也已在二十年前，而且又只看了一小部分，所以記憶不清了。倘有篤志的學會，應該趁此刻舊風俗還未消滅的時期，資遣熟悉情形的人去調查一回，把脚本紀錄下來，於學術方面當不無裨益。英國弗來則（Fletcher）博士竭力提倡研究野蠻生活，以爲南北極探險等還可稍緩，因爲那里的冰反正不見得就會融化。中國的蒙藏回苗各族生活固然大值得研究，就是本族裏也很多可以研究的東西，或者可以說還沒有東西曾經好好的整理研究

過，現在只等研究的人了。

(一九二三年二月。)

『香 園』

一

理查白登 (Sir Richard Burton 1821—90) 是英國近代的大旅行家，做過幾任領事，後授勳爵，但他的大膽不羈却完全超出道學的紳士社會之外。據說有一回格蘭斯敦講演，大談東方事情，大家屏息謹聽，白登獨起來說道，『格蘭斯敦先生，我告訴你，你所說的話，都完全絕對與事實相反。』鄰坐的人便將一張紙片塞在他的手裏，上邊寫道，『勿反對格蘭斯敦先生。此爲從來所無。』但白登的名譽（在別方面說也可以算是不名譽）據我們看起來却更偉大地建築在他的一千一夜